



採訪·圖——侯怡如

国境の南が作り出した「旅人学苑」
Establishing a Travelers' Academy in Southern Taiwan

國境之南 打造出一座「旅人學苑」

高士部落，位於屏東縣牡丹鄉，在排灣語被稱為「kuskus」，因為族人早期務農工作勤奮，只要經過高士部落就會聽到割草時「kuskus」的聲音，於是便用「kuskus」來象徵高士村民勤奮的特質。高士部落從日治時期至國民政府遷台期間，一直是牡丹鄉原住民部落的政教中心，因此當時設有高士佛警察官吏駐在所及公學校。隨著時代的推演，高士部落也歷經許多產業的演變，段木香菇的種植曾經帶給部落美好的光景，只是不敵進口香菇的衝擊，使得位在海拔六百公尺高的山區、距離最近城鎮還要兩個小時山路的高士部落，青壯年人口逐漸流向外地，離鄉背井到外地工作，留下小孩以及老人家在部落中。

高士國小前校長許嘉政，背負著教育與文化傳承的重責大任，將高士國小打造成一座「旅人學苑」。

「旅人學苑」利用校內的閒置空間，打造成「旅人居」宿舍及「旅人學堂」教室，提供免費的住宿以及導覽旅遊，吸引各界的菁英旅人到高士國小進駐。至今，高士國小旅人學苑已吸引許多旅人前往，其中不乏飯店副總裁、大學教授、碩博士生、記者、牙醫師等，藉由交換的方式，旅人們將自己的專業或經驗，分享給部落的孩子，讓孩子透過這些旅人的眼睛看見更大的世界。這樣的模式不僅讓部落的孩子有更多元的學習機會，也使高士部落的知名度大增，提供部落更多的機會，活絡社區經濟。

高士部落的所見所聞

因修習「民族與觀光」課程，而有了一趟高士部落以及「旅人學苑」



進入屏東縣牡丹鄉高士部落時，部落會安排專人導覽。



巴舒亞農莊中的段木香菇體驗區。

的體驗。我們前往國境之南，參訪高士部落特別的部落觀光發展模式。初到部落，由發展協會的大哥帶我們用雙腳走進部落與巴舒亞農莊，我們用眼睛看見部落的樣貌，用耳朵聽到部落的故事。除了部落的歷史，路邊隨機的知識也是大哥的教材，他隨手就能介紹看見的動植物、隨時都能回答同學們天馬行空的問題，讓我們感受到大哥在部落裡的自在，還有他跟部落的緊密關係，這是外面導遊不能帶給旅人的。而巴舒亞農莊裡面則有自然植栽、有機植栽的示範區，可以讓旅人透過段木香菇的栽培，認識部落產業的發展史。發展協會也在巴舒亞農莊中設置解說服務中心，只是我們參訪的時間點，尚未建置完畢，但仍可看見解說服務中心欲帶給旅人豐富的文史故事，建置完成後，必能成為一個重要的解說與接待中心。

晚餐活動，我們體驗做cinavu和qavai，這些都是認識排灣族傳統食物的直接方式。qavai

「旅人學苑」利用校內的閒置空間，打造成「旅人居」宿舍及「旅人學堂」教室，提供免費的住宿以及導覽旅遊，吸引各界的菁英旅人到高士國小進駐。至今，高士國小旅人學苑已吸引許多旅人前往，其中不乏飯店副總裁、大學教授、碩博士生、記者、牙醫師等。



同學們親自體驗包cinavu。

是我們自己搗的，然後vuvu再處理好給我們吃，藉由搗qavai，我們體驗傳統族人如何利用自己的人力，換取好吃的qavai，也因為自己付出了努力，所以qavai變得更美味。vuvu還教我們自己包cinavu，雖然大家包的cinavu都不像vuvu的漂亮，但是還是能吃到月桃葉的香氣。晚餐由部落的ina和vuvu們為我們準備，利用當地的食材來完成，這是在許多推行觀光





高士部落發展協會的長輩們，很認真地聆聽同學們對高士部落的建議及心得，看得到發展協會對部落發展的用心與投入。只是採納許多不同的意見後，如何在觀光客的需求上與部落的主體性取得平衡，是發展協會需要多加思考的。



的部落很難做到的，讓我們實實在在「玩在當地，也吃在當地」。

晚上在高士國小下榻，大夥兒打地鋪睡在圖書室裡，躺在地上睜眼就能看見牆上小朋友的美術作品，伸手就能拿到一本本圖書館裡的童書。教室的整潔也都維持得很好，只是國小裡似乎只有老師和一名替代役要負責打理所有的房務，在沒有人力的狀況下，似乎很辛苦。而高士國小距離部落還有一段距離，晚上如果想獨自走到部落的商店，由於沒有路燈，在不熟悉路況的情況下是較為危險的，同學們最後透過替代役的帶領，一起走去部落的商店。

嶄新的金工技藝

第二天清晨的古道巡禮，根據部落老人家的口述，這個古道是在部落尚未遷徙到現在部落的位置前，早期族人就住在古道山頂的舊部落，由於稻田耕作地都位於山腳下，所以往返之路都由此經過，收割的稻米都須由山底背到山頂，因此此古道被稱作「歷史穀道」，又因為坡度很高很難走，還被稱為「英雄路」。發展協會的大哥大姐帶領我們走這條古道，沿路上與我們分享關於這條古道的歷史故事，以及小時候在部落的大小事，只是這條路真的太過難行，需要時時注意自己的腳步，容易忽略大哥大姐所說的精采故事。到達山頂後，遠眺山景海景，佇立在山頂的「高士神社遺址」，見證從日治時代至今的變遷；整齊劃一的永久屋，建造在過去舊部落的位址，訴說一段關於高士部落的遷徙史，這是一段自然與人文不斷交錯的古道。

最後在集會所時，高士部落的「鑫



帶領我們走古道的大姐及高士神社遺址。



莫拉克風災後高士部落的災後重建產業—鑫工坊。

工坊」前來擺攤。「鑫工坊」的成立是在莫拉克風災後開始發展的金工技藝，高士部落也因此成為第一個發展金工藝品的部落，不同於其他部落的傳統珠飾或布織品。透過「旅人學苑」，將人潮帶進部落裡，並適時的將部落的藝品展示給旅人們，這樣子串聯的模式，也帶給部落的工藝產業更多機會。

高士部落的困境與未來

星期六晚上，和幫我們準備晚餐的ina、vuvu們聊天，搗qavai的vuvu戴著口罩、全身包得緊緊的，說她感冒了。一問之下，才知道原來他們前幾天到南投布農族的部落，學習別的部落如何推廣部落觀光，因為山上風大便著涼了。然而，週五才回到部落，週六又馬不停蹄迎接我們的到來，為我們打理一切，vuvu說她

都還沒有好好休息，但也無可奈何，因為沒有人了。我看見部落裡面人手不足，又需要準備很多東西來應付每個周末到部落的團體，甚至連風味餐的食材都還來不及長大給旅人吃，旅人就接踵而至，不管是推展部落觀光、民族文化的學習以及接待的執行，壓力幾乎落在部落發展協會或是老人家身上。

在高士部落的兩天，除了自然景觀的美景以及人文歷史的薰陶，也能感受到接待的每個人為了部落的發展所投入的心力，但同時也看見部落在發展觀光時，面臨人力不足的問題，造成部落的少數人需要應付大量的旅人，聽部落長輩們分享部落發展的經驗，總覺得有心有餘而力不足之感。我認為鼓勵年輕人回到部落，投入部落發展的行列，不但能使部落的發展有年輕人的想法，也具備年輕人的能動性，在那些未能紀錄完善的文史資料上，也透過年輕人去進行文史資料的採集與紀錄，將部落的知識一代一代傳承下去。

離開前，高士部落發展協會的長輩們，很認真地聆聽同學們對高士部落的建議與心得，看得到發展協會對部落發展的用心與投入。只是採納許多不同的意見後，如何在觀光客的需求上與部落的主體性取得平衡，是發展協會需要多加思考的。前往其他部落吸取部落觀光的經驗，是個很好的方式，只是部落的觀光發展不能全然複製，什麼樣的觀光型態適合高士部落，需要不斷嘗試與學習。部落觀光需要時間發展，找到高士部落的特色並平衡發展，並不能一蹴可幾，在這兩天的過程中，我們不僅看見高士部落的自然景觀與人文歷史的觀光資源，更看見協會對於部落發展的願景，期待未來，高士部落的觀光能夠走出自己的路。◆